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叢書

艾 斐 著



現代文化審美 的科學形態

■ 藝術與科學聯袂起舞

■ 弗洛伊德學說的科學涵義與文化效應

■ 美感異化與現代藝術的幾何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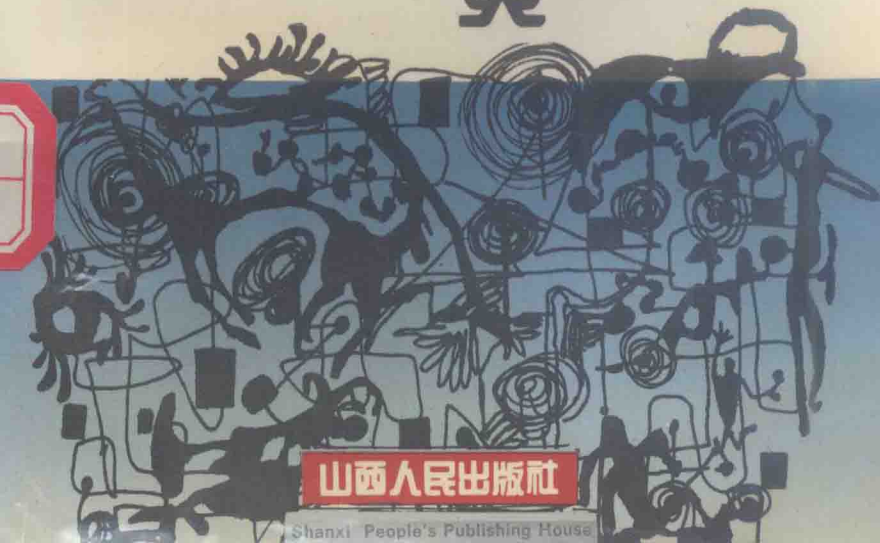
■ 「對外輻射」與「回歸自身」的方法新

■ 宇宙無限論的文化闡釋

■ 藝術創造過程中信息輸入與反饋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顧問：賀敬之 李希凡

主編：艾 斐 張成德 孫安邦



現代文化審美 的科學形態

艾
斐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6号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现代文化审美的科学形态

艾斐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3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203-02076-2

D·311 定价: (平)7.00元
(精)9.50元

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

張其成題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编辑例言

在中华大地上，对于文化的研究，曾经有过繁荣，也有过沉寂。这一次肇始于新时期之初的文化研究的复苏与荣昌，于今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尽管几种单向度的文化丛书远非完璧，但也一经问世，便颇受青睐。它反映了人们的文化意识在日渐觉醒，及其对神秘而广表的文化旷野所秉有的嗷嗷待哺的精神饥渴和广撷博采的心理冀求。

于此情况下，我们编辑出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自当别有一番意义在。它定将在当代文化景观中拓迹蒿莱、独辟蹊径，闪耀出自己的光彩，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并以无可旁贷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新型主体文化的构建，直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服务！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的主旨在于：

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纵”“横”交汇中，觅得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新切点和新质点，并以此为基础、为发端而扩展开去，形成广泛的文化辐射，爆出璀璨的文化光彩，能动地弘扬民族传统，深刻地撷及时代精神，透彻地烛照社会现实，从而在沟通和融汇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全方位、多层次地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的交汇、凝聚、升华与拓展。

为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的总体构思，以及进入丛书的每一本著作，都必须突出“新”、“广”、“深”、“淳”四个字，必须富于开拓性和创造性，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和社会主义精神，必须注重实用性和实证性，必须把学术性、理论性、思辨性、科学性与形象性、艺术性、趣味性、实践性，融为一个整体，化为一盅醇醪，结成一条亘古连今、深哲隽永、述事释理、意趣盎然的长长的文化链。

所谓“新”，就是要从选题、观点、材料、意向，到谋篇、立意、形式、方法等，都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和发现，都要在新与美的统一中找到新的视角，发掘新的意义，显示新的价值，撷取新的效益。一个“新”字，精神全出。

所谓“广”，就是在选材上、内容上、形态上、意趣上，不必求于一，不必定于一，而应当在不超过“丛书”总体意向和基本旨向的前提下，尽量往宽处想，往宽处写，“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皆可摄入视野；“浩浩老传统，颖颖新文明”咸为笔底波澜。在辑形构篇、述事行文上，也尽可以独出机杼，自成经纬，各炫异彩。

所谓“深”，就是要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深度，要深思熟虑和深挖穷追，对每一个题旨、每一个观点、每一个事件、每一

个人物及其背景材料和内在联系，都要深究其“所以然”、深论其“文化性”、深取其外露的或潜在的合理因素和美的成份，尽量使进入“丛书”的每一本书，在其特定的文化范围和学术意义上，都是一口深井，而不是一方沼泽。

所谓“淳”，就是不论内容、题材，抑或形态、文风，都应当是雅的、美的、自然的和质朴的，都应当具有乡土特色和民族特点，都应当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应当新颖、流畅、明朗、纯正、朴实，犹如一掬笑容、一枝蓓蕾、一缕春风、一杯白干那样使读者歆欣，令观者惬意！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立身于三晋大地，自当为涉笔三晋文化的新异之作，投诸格外的热情与关注。

目 次

绪 论.....	(1)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和科学.....	(13)
----------------------	--------

1. 马克思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形态..... (13)
2.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及其美学方法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3)
3. 文化：文学与艺术不是社会生产力的对应式自然位移..... (37)

第二章 “现代主义”与科学和艺术.....	(52)
-----------------------	--------

1. 弗洛伊德学说以科学形态对艺术的涸渗与侵蚀..... (52)
2. 美感异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几何映象..... (64)
3. 艺术形变的美学可然律与科学必然性..... (78)

第三章 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反思.....	(89)
---------------------	--------

1. 传统文化的多元审美规范价值及其科学意义..... (89)
2. 继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向和方

法..... (103)

3. 在不断创造中实现新的继承和超越..... (116)

第四章 对文化信息的科学思维..... (121)

1. 脑科学的新突破与形象思维的新发展..... (121)

2. 文化：文学与艺术的情报特征..... (142)

3. 艺术创造过程中信息的输入与反馈..... (152)

第五章 文艺学新方法论的科学特质..... (160)

1. “向外辐射”与“强化自身”..... (160)

2. S·I·C 科学对文艺学研究方法的新拓展..... (175)

3. 新方法论在文化审美中的艺术渗透及其与辩证法的关系..... (188)

第六章 数学对文化观念和艺术思维方法的迁延与升华..... (194)

1. 模糊数学对文艺学方法论的开拓意义..... (194)

2. 数学的美学特征及其对美的发掘与创造..... (204)

3. 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在审美感应中的数学形态..... (213)

第七章 艺术与科学的连袂起舞和范式效应..... (224)

1. 科学的文化本质和美学特征..... (224)

2. 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对艺术思维的审美观照..... (230)

3. 科学与艺术之“虹”升起与形成的自然法则..... (237)

第八章 愈来愈显的现代文化的科学化趋向…………… (241)

1. 绘画——雕塑的艺术张力与科学界定…………… (241)

2. 艺术中的科学基因与科学中的艺术缪斯…………… (252)

3. “宇宙无限论”的文化阐释与科学确证…………… (270)

结 语…………… (28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19世纪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与原始文化相结合、相融合而产生的。任何文化形态，在本质上都是含有科学技术的因素、成份、思维方式和实现方法的，它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独立存在和无限高扬。

但是，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又毕竟不是一回事。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手段在性质上、方法上，它们之间都有着严格的区别和明显的分野的，即使是它们的结合和融合，也是有前提、有条件、有范围的。因此不是随意掺杂和乱序融合，更不是相互替代或彼此取代。它们的结合，也必须是基于发展力不降或质的融合和共生。表现为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吸收，按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性质、不同方法、不同手段、不同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形式和不同思维方式方法等，对当

绪 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19世纪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相结合、相融汇的产物。任何文化形态，在本质上都是含有科学技术的因素、成果、思维方式和实现方法的，它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独立存在和孤翼高翔。

但是，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又毕竟不是一回事，无论在内蕴上、形态上，抑或在素质上、方法上，它们又都是有着严格的区别和明显的分野的。即使是它们的结合和融汇，也是有前提、有条件、有规范的，而决不是随意掺搅和无序组合，更不是相互易质和彼此取代。它们的结合，在大量情况下表现为不露痕迹的契合和化合，表现为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启迪，表现为精神与方法的渗透与联想，表现为客观性、明智性、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和谐的形式和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等，对主

观、混沌、偏执、蒙昧、轻率和迟滞等的自觉抑制和自然消解。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在“85新潮”之后的“文化热”、“方法热”、“新名词热”、“现代主义热”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值得解剖的例证。



任何科学发现和文化创造，都是从思想、理论及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产生“奇遇”，并由此而上升为“奇论”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使科学与文化无可回避地发生了联姻，产生了诸多内在和外在的交流与融汇，并在这种交流与融汇中不断地凝结出新的美学物质、聚敛出新的科学果实、放射出新的艺术光华、铸炼出新的文化晶体——一种将科学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崭新的、繁茂的、健全的、聪颖的创造机制与激情。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的健全的理性，“只有敢于进入广阔的研究天地，才能遇到一些最惊人的奇遇。”而马克思则明确地告诉人们：“就连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水是由两种能燃烧的气体构成这点也是奇论。”毫无疑问，科学与文化的结合与融汇，是造成“奇遇”和形成“奇论”的充分条件和最佳环境，从而也就决定了这种结合与融汇对科学发现和文化创造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积极意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便常常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在所有的世纪中，但凡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巨匠和巨擘们，总是把科学与文化当成一个共同的真理与美学的单元而加以钟爱和探求、并付诸实验和创造的。不仅他们的

作品中以严谨的逻辑和泓荡的诗意涵载着科学与美学的精灵，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合二而一。象《情感教育》（福楼拜）、《柯尔船长》（史特林堡）、《新爱洛绮丝》（卢梭）、《天真汉》《米克罗麦加斯》《查第格或命运》（伏尔泰）、《世界的和谐》（开普敦）、《论自然界》（巴门尼德）、《工作与时间》（荷马）、《艺术反映逻辑》（奥尔甘诺夫）、《浮士德》（歌德）、《诗歌与物理》（安托科尔斯基）、《卡拉玛卓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解剖课》（伦勃朗）、《乏味的故事》（契诃夫）、《加林工程师的双曲面》（阿·托尔斯泰）、《企鹅岛》（阿那托尔·弗朗斯）、《铁路》（涅克拉索夫）等，就其本质形态而言，除了是科学的诗，就是诗的科学。在这些作品中，科学与文化是没有界限的。象赛诺芬、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斯宾诺莎、达·芬奇、罗蒙诺索夫、鲁迅、郭沫若等，就其知识、智慧、思维和创造的性质与分类而言，那也是科学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曾盛赞弗兰西斯·培根是以“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的。康拉德则以更具象和更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语言描述道：“现实可以在概念、形象和象征的语言中认清自己。概念的语言是科学的工具，形象的语言是文学艺术的工具，象征的语言是神话的工具。但是，……文艺创作不可能离开概念的和形象的语言；神话离开形象是不可思议的；至于说到象征，它不仅出现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诗歌中），而且也出现在科学里。当然，在科学里它采用自己特殊的、专供特定认识范围的形式——数学符号、化学公式等等。”

事实正是如此。特别是一些举世瞩目的典型的事实，其所

提供的更常常是这样的范例。爱因斯坦是一位大科学家，但他却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给予他的心灵的升华和智慧的迪悟，远远超过了任何思想家和科学巨人高斯；另一位大科学家瓦维洛夫几乎一生中都随身携带着一本袖珍的德文版的《浮士德》，他认为歌德用几十年的艰辛所创作的这部史诗和他同时写出的许多部科学著作，是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的。大诗人普希金在其生命和事业的最光辉的时期曾创办过《现代人》大型文学杂志，但就是在这个文学杂志上却赫然刊登过这样几篇论文：柯兹洛夫斯基的《对1836年巴黎数学年鉴的分析》、《论希望》、《蒸汽机理论概述》等，这些论文涉及到数学，概律论，阿基米德、托里切利和马里奥特定律以及一些与之相关的公式、图表等等。一身兼为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美学家们的狄德罗，一生写了许多著作，如《与达兰贝尔的谈话》、《达兰贝尔之梦》、《谈话的续篇》、《沙龙》、《论演员的矛盾》、《画论》、《修女》、《宿命论者雅克》、《拉摩的侄儿》，以及与达兰贝尔合编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百科全书或详解字典》（35卷）等，都是科学与文化的高度融合、逻辑与形象的奇妙结合、哲理与美学的充分组合、历史与现实的直接沟通。他认为，艺术中的美和科学中的真具有同样的根据，而所谓“真”就是人们的判断符合自然界的创造，所谓“美”则是形象与对象相一致。因此，自然界永远都是艺术创作的第一个模特儿和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对象，自然界被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太阳同时照亮。

恩格斯把文艺复兴看成是“最伟大的变革”，并指出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何以如此

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融科学与文化、哲学与艺术、思想与创造、热情与果敢为一体的哲人、勇士、文化巨匠和思想巨人，象一身兼为艺术家、数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的列奥那多·达·芬奇，一身兼为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的马基雅弗利，一身兼为散文家、语言学家和音乐家的路德，一身兼为艺术家、建筑家和发明家的阿尔布里希特·度勒，象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象但丁、莎士比亚等等，等等。他们以自己的才思和创造，把科学与文化的融合推向了高峰，整个照亮了一个时代，整个创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同时给现代实验科学和现代文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启动了契机、打下了基础。

是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事变、觉醒和崛起，它结束了黑暗专制的中世纪，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时代和新的文明的实绩、理想和曙光，它使人们的观念、心理、方法和整个物质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和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有赖于科学与文化的高度融合和比翼齐飞的——以此为力量，以此为动因，以此为标志，也以此为目的。因为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科学与文化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嗣后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以科学与文化的结合作为其思想、思维和创造的发端、过程与归宿的，他们对人、自然、社会和艺术的价值认识和衡度准则，都基本上是循守并追求着数、力、和谐、均衡、比例、整合、奇异、神秘、博大、诙谐的原理与功效的，他们在科学与文化的结合中创造并弘扬着真、善、美。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确曾有过一个科学与文化趋于分割

和断裂的阶段。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科学与文化的分割与断裂也并不是绝对的。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说》所引起的极其深刻而广泛的效应，导致了科学、神学与哲学的分化。1750年，德国的鲍姆嘉通提出美学这一概念之后，继而导致了科学与文化的分割与断裂，直到黑格尔时代的到来，这种分割与断裂也未见弥合。黑格尔不就说过艺术“不离开它所直接接触的对象，不去把对象作为普遍概念来理解，象科学那样”的话么！不过，尽管如此，科学与文化的结合还是见诸于人们的许多观念、知识、思维、科学实验、艺术创造和社会实践之中的。因为在事实上，谁也无法在科学与文化之间一刀切出两个相隔的世界来。正如马丁·约翰逊所说：“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岗位不同，但在各自工作中所追求的目标是相通的，他们实际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比他们实际所承认的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这个道理是清楚而明白的。科学能够揭示事物的规律、法则、机制和本质，能够扩大审美范围，发挥人的巨大潜能和创造力，肯定人的精神和人的活动能量，给人提供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本身的最可靠的途径和方法，而文化——文学、艺术，则能以形象为中介而通过审美的途径达到与科学同样的目的，帮助人们在自审和对客观世界的美学审视中一面实现自我的完善，一面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形象、心灵与感情同科学中的概念、定理与公式之类，常常能够起到殊途同归的效应。基于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梅热拉依斯基所说的“科学和诗歌的手段、目的虽不相同，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它们好象两个相似物互相配合，似乎还在互相补充，帮助艺术方法和科学方法的完善，走向未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种现象，在科学和文化同样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尤其显得突出，而且越来越突出。关于这一点，福楼拜以一个作家的实践体验和精神感知所发出来的预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过：“艺术愈来愈科学化，而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

这种重逢是势所难免的。问题在于科学与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实现这种重逢呢？这种重逢是不是就意味着科学与文化的消溶与同一呢？

二

科学与文化的“重逢”，不是对科学与文化的取消，也不是抹平二者之间的界限、混淆二者之间的区别，当然就更不是使科学与文化趋于同一和统一，乃至产生出一种“骡子”式的新学科、新品类。不，不是这个意思，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实。就其本质形态而言，科学与文化的“重逢”，只是二者之间的相互观照、相互切近、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激励。实现这种观照、切近、沟通、渗透、补充和激励的结果，一方面固然加强了科学与文化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科学与文化各自的独立特点与品格。这也就是说，在科学与文化的重逢过程中，科学永远不会代替文化，文化也永远不能取代科学。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新时期文化创造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诸多误会，致使一些“新潮”理论和创作爽然纳入了科学的思维轨道，甚至在科学与文化——文学、艺术之间划了等号。比方说，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与表述中的符号化、结构化、悖畸推导和新名词轰炸；比方说，在文化——文